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唐 會 要

(三十)

王 溥 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 會 要

(三十)

王 溥 撰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唐會要卷七十四

選部上

論選事

舊制內外官皆吏部啓奏授之。大則署置三公。小則綜覈流品。自隋已降。職事五品已上官。中書門下訪擇奏聞。然後下制授之。唐承隋制。初則尙書銓掌六品七品選。侍郎銓掌八品選。三年一大集。每年一小集。其後尙書侍郎通掌六品以下選。其員外郎監察御史。亦吏部唱訖。尙書侍郎爲之典選。自貞觀以後。員外郎乃制授之。又至則天朝。以吏部權輕。監察亦制授之。其銓綜也。南曹綜覈之。廢置與奪之。銓曹注擬之。尙書僕射兼書之。門下詳覆之。覆成而後過官。至肅宗卽位。靈武強寇在郊。始命中書以功狀除官。非舊制也。

武德五年。太僕卿張道源上表。以吏曹文簿繁密。易生姦欺。請議減之。高祖下其議。百寮無同者。唯太史傅奕言道源議至當。迫於衆議。事竟不行。

貞觀元年正月。侍中攝吏部尙書杜如晦上言曰。比者吏部擇人。唯取言辭刀筆。不悉才行。數年之後。惡跡始彰。雖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上曰。如何可以得人。如晦對曰。兩漢取人。皆行著州閭。然後入用。今

每年選集尙數千人。厚貌飾詞。不可悉知。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所以不能得才。魏徵亦曰。知人之事。自古爲難。故考績黜陟。察其善惡。今欲求人。必須審訪。才行兼美。始可任用。上將依古法。令本州辟召。會功臣將行世封。其事遂止。

二十年。黃門侍郎褚遂良上表曰。貞觀初。杜淹爲御史大夫。檢校選事。此人至誠在公。實稱所使。凡所採訪七十餘人。比並聞其嘉聲。積久研覆。一人之身。或經百問。知其器能。以此進舉。身旣染疾。伏枕經年。將臨屬纊。猶進名不已。陛下悉擢用之。並有清廉幹用。爲衆所欽望。大唐得人。於斯爲美。陛下任一杜淹。得七十餘人。天下稱之。此則偏委忠良。不必衆舉之明效也。

顯慶二年。黃門侍郎知吏部選事劉祥道上疏曰。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人。是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古之選者。不聞爲官擇人。取人多而官員少也。今官員有數。而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總。人隨歲積。謹約准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者。令内外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舉大數當一萬四千人。壯室而任。耳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支三十年而略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數頃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慮其少。今年當入流者。遂踰一千四百。計應須數外。常餘兩倍。又常選者仍停六七千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處置之法。望

請釐革稍清其選。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多，爲政之弊，公卿以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

蘇氏議曰：冕每讀國史，未嘗不廢卷歎息。況今河西隴右，虜盜其境，河北河南關中，止計官員大數，比天寶中三分減一，入流之人，比天寶中三分加一，自然須作法造令，增選加考，設格檢勘，選司試能，嗟乎！士子三年守官，十年待選，欲吏有善稱，野無遺賢，不可得也。若比祥道所述，豈只十倍，不更弊乎？開耀元年四月十一日勅，吏部兵部選人漸多，及其銓量，十放六七，既疲於來往，又虛費資糧，宜付尙書省，集京官九品已上詳議。崇文館直學士崔融議曰：今皇家兩曹妙選，三官備設，收其杞梓，舉其蕭稂，其有疾狀犯賊私罪當懲貶者，此等既未合得，伏望許同選例，錄以選勞，又選人每年長名，常至正月半後，伏望速加銓簡，促以程期，因其物情，亦何疲於來往？順其人欲，亦何費於資糧？又所銓簡以德行爲上，功狀次之，折衷之方，庶幾此道。尙書右僕射劉仁軌奏曰：謹詳衆議，條目雖廣，其大略不越數途，多欲使常選之流，及負譴之類，遞立年限，如令赴集，便是擁自新之路，塞取進之門，或請增置具僚，廣授官之數，加習藝業，峻入仕之途，亦恐非勸獎之通規。乖省員之茂躅，徒云變更，實恐紛擾。但昇平日久，人物滋殖，解巾從事，抑有多人。頃歲以來，據員多闕，臨時雖有權攝，終是不能總備。望請尙書侍郎依員補足，高班卑品，准式分銓，分銓則留放速了，限速則公私無滯。應選者暫集，遠近無聚糧之勞，合退者早歸，京師無索米之弊，既循舊規，且順人情，如更有不便，隨事釐革，其殿員及初選及選淺自知未合得官者等色，情願

不集。卽同選部曹司商量。望得久長安穩。

垂拱元年七月。鸞臺侍郎兼天官侍郎魏元同。以吏部選舉不得其人。上表曰。漢諸侯得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官。則漢爲之置。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爰自魏晉。始歸吏部。遞相祖襲。以迄於今。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法令之弊。由來久矣。蓋君子重因循而憚改作。有不得已者。亦當連獨見之明。定卓然之議。如今選司所行者。非上皇之令典。乃近代之權道。所宜遷革。實爲至要。且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可委之數人之手乎。假如平如權衡。明如水鏡。力有所極。照有所窮。銓綜旣多。紊失斯廣。又以比居此任。時有非人。情故旣行。何所不至。悠悠風塵。此焉奔競。擾擾遊宦。同乎市井。加以厚貌深衷。險如溪壑。擇言觀行。猶懼不勝。今使考行究能。折衷於一面。百寮庶職。專斷於一司。不亦難乎。況今諸色入流。歲有千計。羣司列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選集之始。霧積雲屯。擢敍於終。十不收一。淄澠旣混。玉石難分。用舍去就。得失相半。周穆王以伯冏爲太僕正。命之曰。慎簡乃寮。無以巧言亂色。使僻側媚其唯吉士。此則命其自擇下吏之文也。太僕正中大夫耳。尙以寮屬委之。則三公九卿。亦必然矣。夫委任責成。君之體也。所委者衆。所用者精。故能得濟濟之多士。盛芄芃之械模。裴子野有言曰。官人之難。先王言之尙矣。居家觀其孝友。鄉黨取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知謀。煩之以事。以觀其能。臨之以義。以察其度。始於學校。掄於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之於王庭。其在漢家。尙猶然矣。州郡積其功能。而爲

五府所辟。五府舉其掾屬。而升於朝廷。三公得參除署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關者衆。一賢之進。其課也詳。故能官得其人。鮮有敗事。晉魏反是。所失宏多。子野所論。蓋區區之宋耳。猶謂不勝其弊。而況於當今乎。今不待州縣之舉。直取於書判。恐非先德行而後言語之意也。臣又聞漢書。張耳陳餘之賓客。厮役皆天下俊傑。彼之叢爾。猶能若斯。況以今國家而不建長久之策。爲無窮之根。盡得賢取士之術。而但顧望魏晉之遺風。留意周隋之末事。臣竊惑之。伏願依周漢之規。以分吏部之選。卽望所用精詳。鮮於差失。祕書省正字陳子昂上疏曰。臣伏見陛下憂勤政治。而未以刺史縣令爲念。臣何以知陛下未以刺史縣令爲念。竊見吏部選人補縣令。如補一縣尉耳。但以資次考第。從官游歷卽補之。不論賢良德行。何能以化民。而拔擢見補者。縱使吏部侍郎時有知此弊。而欲超越用人。則天下小人。已囂然相謗矣。所以然者。習於常也。所以天下庸流。皆任縣令。庸流一雜。賢不肖莫分。但以資次爲選。不以才能得職。所以天下凌遲。百姓無由知陛下聖德勤勞夙夜之念。但以愁怨。以爲天子之令使如是也。自有國以來。此弊最深。而未能除也。神龍元年。李嶠韋嗣立同居選部。多引用權勢。求取聲望。因請置員外官一千餘員。由是僥倖者趨進。其員外官悉依形勢。與正官爭事。百司紛競。至有相毆擊者。及嶠復入相。乃深悟之。見朝野喧議。乃上疏曰。自寶命中興。鴻恩溥被。唯以爵賞爲惠。不擇才能任官。授職加階。朝遷夕改。正闕不足。加以員外。非復求賢助治。多是爲人擇官。接武隨肩。填曹溢府。無益政化。虛請俸祿。在京則府庫爲之殫竭。在

外則黎庶被其侵漁。伏願微惜班榮。稍減除授。使匪服之議。不興於聖朝。能官之謠。復光於曩載。上元元年。劉嶠上疏曰。臣聞論語有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豈有使父養子。而憂不得所者哉。今國家以吏部爲銓衡。以侍郎爲藻鑑。鏡所鑑者貌也。妍媸可知。衡所平者法也。年勞可驗。至於心之善惡。何以取之。取之不精。必貽後患。今選曹以檢勘爲公道。以書判爲得人。夫書判者。以觀其智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可使從政者歟。不可使之而或任之。是貽患於天下也。如有德行。侔於甲科。書判不能中的。其可舍之乎。況於書判。借人者衆矣。求士本於鄉閭者。可謂至矣。且人不孝於其親者。豈有忠於君乎。不友於兄弟者。豈肯順於長乎。不恤於孤遺者。豈肯恤百姓乎。不義而取財者。豈有不犯賊乎。不直而好訟者。豈肯守恆乎。強悖而任氣者。其肯惠和乎。博奕而畋游者。其肯貞廉乎。不以辱爲辱者。其肯敬慎乎。薦士無此病。則可任之以官也。

開元三年。左拾遺張九齡上疏曰。古之選用。取其聲稱。或遙聞辟召。或一見任之。是以士修素行。而流品不雜。臣以爲吏部始造簿書。以備人之遺忘。今反求精於案牘。不急於人才。亦何異遺劍中流。而刻舟以記。去之彌遠。可爲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者。則曰從縣尉於主簿。從主簿於縣丞。斯選曹執文而善知官次者也。唯論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賢。大略如此。豈不謬哉。臣以爲選部之弊。在不變法。變法之易。在陛下渙然行之。夫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君子。從此遺逸。斯亦明代之闕政。有識者之所嘆息也。

十三年十二月封嶽迴以選限漸迫宇文融上策請吏部置十銓

禮部尚書蘇頌刑部尚書韋抗工部尚書盧從愿右散騎常侍徐堅御史中丞宇文融朝集使蒲州

刺史崔林魏州刺史崔沔荊州長史韋虛心鄭州刺史賈曾懷州刺史王邱等十人

當時榜詩云員外卻題銓裏榜尚書不得數中分

尚書裴灌員外郎張均

其年太子

左庶子吳兢上表諫曰臣聞易稱君子思不出其位言各止其所不侵官也此實百王準的伏見勅旨令刑部尚書韋抗等十人分掌吏部銓選及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雖有吏部尚書及侍郎皆不得參議其事議者皆以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於有司也然則居上臨民之道經邦緯俗之規必在推誠方能感物抑又聞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故漢光武置赤心於人腹良有旨哉昔魏明帝嘗卒至尚書省尚書令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省司文簿矯曰此是臣之職分非陛下所宜臨若臣不稱職則宜就黜退陛下宜還宮帝慚迴車而反又陳平丙吉者漢家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路死之人故知自天子至于卿士守其職分而不可侵越也況我大唐萬乘之君卓絕千古之上豈得下行選曹之事頓取怪于朝野乎凡是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仍停此十銓分選依舊以三銓爲定天寶十載吏部選才多濫選人劉迺獻議于知銓舍人宋昱曰虞書稱知人則哲能官人則巍巍唐虞舉以爲難今夫吏部既始之以掄才終之以授位是則知人官人斯爲重任昔在禹稷臯陶之衆聖猶曰載采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主司獨委一二小冢宰察言于一幅之判觀行于一揖之內古今遲速何

不侔之甚哉。夫判者以狹辭短韻。語有定規爲體。猶以一小治而鼓衆金。雖欲爲鼎爲鏞。不可得也。故曰判之在文。至局促者。夫銓者必以崇文冠首。媒耀爲賢。斯固士之醜行。君子所病。若引周公尼父於銓庭。則雖圖書易象之大訓。以判體措之。曾不及徐庾。雖有淵默罕言之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嗚呼。彼干霄蔽日。誠巨樹也。當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杙。龍吟虎嘯。誠希聲也。若尙頰舌之感。必下於鼃黽。觀察之際。能不悲夫。執事慮過龜策。文含雅誥。豈拘以瑣瑣故事。曲折因循哉。誠能先咨以政事。次徵以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龐鴻深沉之士。亦可以窺其門戶矣。

貞元四年八月。吏部奏。伏以艱難以來。年月積久。兩都士類。散在遠方。三庫勅甲。又經失墜。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詐欺。分見官者。謂之孽名。承已死者。謂之接腳。乃至制勅旨甲。皆被改張毀裂。如此之色。其類頗多。比來因循。遂使滋長。所以選集加衆。真僞混然。實資檢責。用甄涇渭。謹具由歷狀樣如前。伏望委諸州府縣。於界內應有出身以上。便令依樣通狀。限勅牒到一月內畢。務令盡出。不得遺漏。其勅令度支急遞送付州府。州司待納狀畢。以州印印狀尾。表縫相連。星夜送觀察使。使司定判官一人。專使勾當都封印。差官給驛遞驢送省。至上都五百里內。十二月上旬到。千里外。中旬到。每遠校一千里外。卽加一旬。雖五千里外。一切正月下旬到。盡黔中嶺南。應不合北選人。不納文狀限。其狀直送吏曹。不用都司發人。到日。所司造姓攢勘合。卽奸僞必露。冤抑可明。如須盤問。卽下所在州府責狀。其隱漏未盡。及在遠不及期限。

者亦任續通。依前觀察使與送所在勘責。必有灼然踰濫。事跡著明。據輕重作條件商量聞奏。庶稍澄流。品永息踰濫。勅旨依奏。

六年二月詔。吏部續流選人新授官者。至來年二月之任。初。吏部侍郎劉滋李紆。以去冬選人無缺員。乃奏請代貞元五年授官計日成考者。三百五十員。令至今年八月之任。議者非之。於是諫議大夫韓章抗疏曰。竊見去年選授官者。多以六月七月方至任所。扶老攜幼。不遠數千里。以就一官。到纔經年。遂見停替。又見在留中人多者。有注貞元四年闕者。准格。至來年正月赴任。其續流人注五年缺者。遽以今年八月便任。一等用闕。兩等授官。五年闕者。授替在前。四年闕者。授仍在後。事皆非允。理實可矜。今制命已行。難於改易。其所授官人。請令至來年二月赴任。從之。

元和八年十二月。吏部奏。比遠州縣官。請量減選。四選五選六選。請減一選。七選八選。請減兩選。十選十一選十二選。各請減三選。伏以比遠處都七十五州。選人試後。懼不及限者。卽狀請注擬。雖有此例。每年不過一百餘人。其比遠州縣。皆是開元天寶中仁風樂土。今者或以俸錢減少。或以地在遠方。凡是平流。從前不注。至若勸課耕種。歸懷逃亡。其所擇才。急於近地。有司若不注授。所在唯聞假攝。編氓益困。田土益荒。請減前件選。勅旨依。

十一年九月。中書門下奏。字人之官。從古所重。遂許聞薦。冀得循良。其或不依節文。虛指事跡。既開繆舉。

之路。是扇倖求之風。望自今已後。所舉人事跡與節文不同。及檢勘無據。并到官後不稱職。及有負犯等事。並請量輕重坐其舉主。輕則削奪。重則貶謫。伏以前後勅文。雖有條約。比來銓覈多務因循。今重申明。所期畫一。其舉人到省後。所司檢勘。如與節文不同。仰具事由。並舉主名銜。申中書門下。如所司鹵莽。便與判成。察知事狀違越。則所司與舉主同坐。從之。

寶歷二年十二月。吏部奏。伏以吏部每年集人。及定留放。至於注擬。皆約闕員。近者入仕歲增。申闕日少。實由諸道州府所奏悉行。致令選司士子無闕。貧弱者凍餒滋甚。留滯者喧訴益繁。至有待選十餘年。裹糧千餘里。累駁之後。方敢望官。注擬之時。別遇勅授。私惠行於外府。怨謗歸於有司。特望明立節文。令自今以後。諸司諸使。天下州府。選限內不得奏六品以下官。勅旨。依奏。

太和七年五月。勅節文。縣令錄事參軍。如在任績效明著。兼得上下考。及清白狀。陟狀者。許非時放選。仍優與處分。其餘官見任。得上下考。與減三選。如本官兩選以下者同。非時人例處分。

開成二年四月。中書門下奏。天下之治。在能官人。古今以還。委重吏部。自循資授任。衡鏡失權。立格去留。簿書得計。比緣今年三月。選事方畢。四月已後。方修來年格文。五月頒下。及到遠地。已及秋期。今請起今月與下長定格。所在府州。榜門曉示。其前資官。取本任解黃衣。本貫解一千里內。三月十日解到省。二千里三千里。遞加十日。並本州齎送。選人發解訖。任各歸家。其年七月十五日。齊於所住府。看吏部長榜。定

留放。其得留人。並限其年十二月十日。齊到省試注唱。正月內。銓門開。永爲定例。如其年合用闕少。選人文書無違犯可較。則於本色闕內。先集選深人年長人。其餘旣無缺可集。南曹但爲判成榜。示所住州府。許次年取本住州府公驗。便依限赴集。更不重取本住本貫解。舊格已久。不便更改。事遂不行。四年四月。勅吏部去冬粟錯。及長名駁放選人等。如聞經冬在京窮悴頗甚。街衢接訴。有可哀矜。宜委吏部檢勘。條流鈴轄。如非踰濫。正身不到。欠考欠選。大段瑕病之外。卽與重收。以比遠殘闕注擬。不得用平留闕。如員闕不相當。不唱不伏官者。便任冬集。不復更論訴限。如未經中書門下陳狀。勅下後。不得續收。今冬已後。不得以爲例。

會昌六年五月。敕書節文。吏部三銓選士。祇憑資考。多匪實才。許觀察使刺史。有奇績異政之士。聞薦試用。

大中六年五月。勅大功以上親。連任停解。如已得資者。依本官選數集。如未得資。及未上。並同非時人例放選。

天祐二年四月。勅應天下府州令錄。並委吏部三銓注擬。自四月十一日以後。中書並不除授。或諸道薦奏量留。卽度可否施行。

掌選善惡

貞觀元年溫彥博爲吏部郎中知選事意在沙汰多所擯抑而退者不伏囂訟盈庭彥博唯騁辭辨與之相詰終日喧擾頗爲識者所嗤

四年杜如晦臨終請委選舉於民部尚書戴胄遂以檢校吏部尚書及在銓衡抑文雅而獎法吏不適輪轅之用物議以爲刻

五年楊銓爲吏部侍郎銓敍人倫稱爲允當然而抑文雅進黠吏觀時任數頗爲時論所譏

八年十一月唐皎除吏部侍郎嘗引人銓問何方便穩或云其家在蜀乃注與吳復有云親老先任江南卽唱之隴右論者莫能測其意

十七年楊師道爲吏部尚書師道貴公之子四海人物未能委練所署用多非其才而深抑勢貴及其親黨將以避嫌時論譏之又其年吏部尚書高季輔知選凡所銓綜時稱允協十八年於東都獨知選事太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焉

龍朔二年司列少常伯楊思元恃外戚之貴待選流多不以禮而排斥之爲選者夏侯彪所訟而御史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中書令許敬宗曰固知楊吏部之敗或問之敬宗曰一彪一狼共著一羊不敗何待總章二年司列少常伯李敬元典選累年銓綜有序天下稱其能參選者歲有萬人每於街衢見之莫不知其姓名其被放有訴者卽陳其書判錯失及身曾負殿略無差舛時人服其強記莫之敢欺

宏道元平十二月吏部侍郎魏克己銓綜人畢放長榜遂出得留人名於是衢路誼譁大爲冬集人援引指撻貶爲太子中允遂以中書舍人鄧元挺替焉元挺無藻鑑之目又患消渴選人因號爲鄧渴如意元年九月天官郎中李至遠知侍郎時有選人姓刁又有王元忠並被放乃密與令史相知減其點畫刁改爲丁王元忠改爲士元中擬授官後卽加文字至遠一覽便覺曰今年銓覆數萬人總識記姓名安有丁士者此刁某王某也遽窮其姦登時承服省中以爲神明

長壽二年九月許子儒除吏部侍郎性無藻鑑所視銓綜皆委令史縱直謂直曰汝平配也

久視元年七月顧琮除吏部侍郎時多權幸好行囑託琮性公方不堪其弊嘗因官齋至寺見壁上畫地獄變相指示同行曰此亦稱君所爲何不畫天官掌選耶

景龍三年鄭愔與崔湜同執銓管數外倍留人及授擬不遍卽探用三考二百日闕夏不行又用兩考二百日闕朝注夕改無復准定選人得官乃有三考不得上者有一人索遠得校書郎其或未能處置者卽給公驗謂之比冬故選司綱維紊亂以崔鄭爲口實自後頗難綱紀

景雲元年盧從愿爲吏部侍郎精心條理大稱平允其冒名僞選及虛增功狀之類皆能擿發其事典選六年頗有聲稱時人云前有裴馬後有盧李

謂裴行儉馬戴李朝隱

開元十一年十二月吏部侍郎崔林以舊例有遠惡官六七百員常不用此冬因選深人以此闕銓日對

面注各得穩便。不入長名。用此遠闕都盡。

十八年。蘇晉爲吏部侍郎。而侍郎裴光庭每過官。應批退者。但對衆披簿。以朱筆點頭而已。晉遂榜選院云。門下點頭者。更引注擬。光庭以爲侮己。不悅。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爲光庭心腹。專知吏部過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口下筆。時人語曰。麟之手。光庭口。

天寶元年冬選。六十四人判入等。時御史中丞張倚男奭判入高等。有下第者。嘗爲薊令。以其事白於安祿山。祿山遂奏之。至來年正月二十一日。遂於勤政樓下。上親自重試。惟二十人比類稍優。餘並下第。張奭不措一詞。時人謂之曳白。吏部侍郎宋遙。貶武當郡太守。苗晉卿貶安康郡太守。考官禮部郎中裴肫。起居舍人張烜。監察御史宋昱。左拾遺孟國朝。並貶官。

十一載十一月。楊國忠爲右相。兼吏部尙書。奏請兩京選人。銓日便定留放。無長名。於宅中引注。號國垂簾觀之。或有老病醜陋者。皆指名以笑。雖士大夫亦遭詬恥。故事。兵部注官訖。於門下過。侍中給事中省。不過者。謂之退量。國忠注官。呼左相陳希烈於坐隅。給事中列於前曰。旣對注擬。卽是過門下了。希烈等腹非而已。侍郎韋見素。張倚。皆見衣紫。與本曹郎官。藩屏外排比案牘。趨走諮事。乃謂簾中楊氏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楊乃大噓。選人鄭昂等。附會其旨焉。二十餘年。人率銓於勤政樓設齋簾。爲國忠立牌於尙書省南。所注吏部三銓選人。務專執掌。不能躬親。皆委與令史及孔目官爲之。國忠但押一字。猶不可。

貞元九年正月，御史中丞韋貞伯劾奏，稱吏部貞元七年冬，以京兆府踰濫解送之人，已授官總六十六人，或有不到京銓試，懸授官告，文按選格銓狀，選人自書試日書跡不同，卽駁放殿選達格文者，皆不覆驗，及降資不盡，或與注官，伏以承前選曹乖誤，未有如此，遂使衣冠以貧乏待缺，姦濫以賄賂成名，非陛下求才審官之意，由是刑部尙書劉滋以前吏部尙書，及吏部侍郎杜黃裳，皆坐削階。

太和二年三月，都省奏，落下吏部三銓注，今春二月，旨甲內超資官洪師敏等六十七人，勅都省所執是格，銓司所引是例，互相陳列，頗似紛紜，所貴清而能通，亦由議事以制，今選已滿，方此爭論，選人可哀，難更停滯，其三銓已授官，都省落下者，並依舊注，重與團奏，仍限五日內畢，其如官超一資半資，以今授稍優者，至後選日，量事降折，尙書侍郎注擬不一，致令省都以此興詞，鄭綱丁公著，宜罰一季俸，東銓所落人數較少，楊嗣復罰兩月俸，其今年選格，仍分明標出近例，冀絕徼求，時尙書左丞崔宏景，以吏部注擬多不守文，選人中僥倖者衆，糾案其事，落下甲勅，選人輩惜已成之官，經宰相喧訴，故特降此勅。

吏曹條例

總章二年四月一日，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期限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爲故事，仍撰譜十卷。